



李德复 郑如磊 选编

爱之路

武汉出版社

• 报告文学

爱之路

李德复 郑如磊 选编

武汉出版社

爱 之 路

AI ZHI LU

李德复 郑如磊 选编

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

湖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6印张 103千字

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30 000

ISBN 7-5430-0006-7/I·2

(书号:10490·2) 定价:(压膜)1.40元

(平装)1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理想是爱情的灵魂，爱情是理想的动力。本报告文学集展现出来的众多新人——象《没有孩子的母亲》中的妇产科专家高欣荣，《从“我的路”到“我的爱”》的主人翁刘晓庆，《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》中的好媳妇孙树平——她们都以自己的品德、自己的爱情向人们揭示：人生的价值不是索取，而在于奉献。

本书还将告诉你如何在生活的大波大浪中驾驭爱的航船，如何正确对待夫妻间可能出现的情感转移。所选作品格调健康，情节生动，富有吸引力。

DD 23/32

目 录

序——这三十年的中国爱情……李德复〔 1 〕

他从爱的抚慰中再生

……刘志洪 贺凤阳〔 4 〕

没有孩子的母亲……胡正光〔 26 〕

九州一曲母亲颂……文 霞〔 41 〕

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

……黄朱清 陈坚勇〔 59 〕

生死与共妻最贤……邹韵文〔 68 〕

叶露茜、“甜姐儿”与赵丹

……倪良振〔 87 〕

从“我的路”到“我的爱”

……李崇训〔 111 〕

一个舞蹈家的丈夫……刘 昕〔 128 〕

“翻译官”与他的个体户妻子

.....夏 欣 [136]

女导演与她疯子丈夫的三十年

.....彩 麟 [147]

金牌女局长夏菊花.....秀 华 [168]

他们重新荡起双桨.....桦 晓 [175]

序——这三十年的中国爱情

李德复

在这充满希望、生机盎然的八十年代，我向读者奉上一簇带着灿烂阳光的爱情鲜花。

三年来，我投入了大量精力，和《爱情·婚姻·家庭》杂志的同仁一起，以探索的心情，默默的祝福，为爱情铺路，为婚姻架桥，为家庭送暖……就在这千万对牛郎织女重相逢、又在编织他们的爱情彩带时，我感到：我们中国人这三十年的爱情，是多么悲壮，深沉，光辉呵！如果要编一本世界爱情史，这一页将是最动人的一页！

自从有人类以来，生活就有了爱情。但对爱情的解释却各种各样：有柏拉图批判的“爱肉体过于爱心灵”的爱情；有卢梭“我宁肯为我爱人的幸福千百次牺牲自己幸福”的爱情；有马卡连柯的“爱情力量只能在人

类的非性欲爱情素养中存在”的爱情……可我最敬重的爱情还是匈牙利大诗人裴多菲流传至今的几句话：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”这里讲的“自由”，就是一个人的理想——一种超越爱情的升华。什么爱情最幸福、最美丽？就是那种推动理想实现的爱情，那种双方能为一个崇高目标共同追求的爱情！正如黑格尔老人讲的：“爱情要达到完满境界，就必须……联系到全部见解和旨趣的高贵性。”凯恩·沃克说：“为我的民族，为人类，才是我的爱情。”这本集子选择的篇章，都是以这把尺子、这个标准度量、入选的：

你能想象得到吗？一个美丽的农场妇女干部，为什么会爱上一个“反革命”，並和他一起流浪三年，隐名埋姓地飘荡四省，拉着板车奔走万里？就因为他们有共同理想，而这个理想最终使他走上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殿堂！

你是否了解，我国著名舞蹈家陈爱莲，为什么会与一个工人结成百年之好？他们的事业，在结婚后犹如芝麻开花，节节高；他们的生活，就象大海里对对爱银鱼，彼此相处得如此和谐、欢乐、甜蜜。这也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：把中国舞蹈推上世界艺术的百花园！

你大约不会相信吧，一个漂漂亮亮的、当外语翻译的大学毕业生，会主动追求一个下肢严重残疾的个体户姑娘。姑娘的魅力在哪里？人们对美的追求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？这也是因为理想的飞跃，把人们带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境界！

理想是爱情的灵魂，爱情是理想的动力。本报告文学集展现出来的众多新人：象《没有孩子的母亲》中的妇产科专

冢高欣荣，《从“我的路”到“我的爱”》的主人翁刘晓庆，《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》中的好媳妇孙树平——她们都用自己的品德、自己的爱情向人们揭示：人生的价值不是索取，而在于奉献。还有那位女导演的疯子丈夫，给毛主席献花的小姑娘，以及荣获瑞典皇家学院博士、扬名世界工程界的刘晨晖……他们的婚姻虽经过“九九八十一”难，可最终尝到的都是爱情的甘露、事业的美酒！

还是用赫尔岑的名言，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语吧：“爱情是作为伟大的因素渗入他们的生活的，但是它并不把其它因素吞噬吮吸掉。他们并不因为爱情而割弃公民精神、艺术、科学的普遍利益；相反，他们还要把爱情的一切鼓舞、爱情的一切火焰带到这些方面去，而反过来，这些世界的广阔与宏伟也渗透到了爱情里。”

是的，崇高的理想插上爱情的翅膀，就能产生爱的活力，创造真善美的奇迹！

他从爱的抚慰中再生

——一个六十年代大学生隐名流浪的前前后后

刘志洪 贺凤阳

不是序，假如……

1973年下半年至1978年下半年，在贵州、云南、湖南、河南等省，流浪着一个男性大学生和一个女性青年。

衣着褴褛的他和她，满怀屈辱，隐姓埋名，饥寒交迫，以沫相濡，起先靠讨饭、讨钱，继而靠拉板车、修补鞋为生。在一千八百多个悲苦的日日夜夜里，他俩一次次奏鸣着人生搏斗的颤音，一次次迸发出爱情与意志的火花，一次次竭力控制着生命的一叶扁舟——在波山浪谷中，向那几乎无望的远岸奋进！……

这不幸而多难的大学生，这多情而不幸

的女青年，相依为命。在寒夜，在霜晨，他们用饥饿的腹腔、干涩的口舌，和着泪哼着一支浸透了无限苦楚的人生磨难曲；他们用惊人的毅力，谱写着一章又一章悲壮的生命交响乐！

他是谁？他叫徐文博，上海人，复旦大学外语系1968届毕业生。他离开这所闻名中外的校园还不到五年，就被迫不得不隐姓埋名，流浪四方了！

她呢？她叫杜淑兰，四川人，四川某县农场妇女队长。仅仅因为同情徐文博，竟遭到诬陷、侮辱、批判！悲愤交加，走投无路，她只好告别那熟悉的、深深眷恋着的家园，同真心相爱的他出走了。

由四川某县农场发出的《通缉令》，发往全国各地。她，不得不与徐文博一样，改名换姓，到处飘零……

他和她，素昧平生。从一同出走流浪开始，往前算起，他俩相识才不过两年。

她是怎样认识他的呢？

他和她，又为什么开始了这五年流浪生活？

他和她，现在哪儿？一切又怎样了呢？

亲爱的读者，请允许我们向你们报告这大祸大福、大喜大悲的前前后后，向你们讲述这传奇而又真实的故事吧！

假如，我们的一些读者能从这篇报告中感到：阶级社会人类异性之爱，即使是在迪斯科舞颇为时尚的今日，也绝非不再是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情感；也不能不与阶级的政治的命运紧密相连；最伟大、最深切的爱之源，来自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母亲！

假如，我们的一些读者能从这篇报告中感到：真正甜美的爱情，从不属于那些追求低级趣味、从不属于那些一味索取而不努力奉献于社会的人；它属于献身于崇高目标的坚韧奋斗者。

假如……呵，假如能够这样，我们将感到几分欣慰。

再见了……

亲爱的青年朋友，面对今日莫大的幸福生活，可能你们之中并不是人人都强烈地感受到了吧。

当年近四十的徐文博在繁华的大街上，商场里，在秀丽的公园假山旁，喷水池边，看着你们一对对幸福的情侣从他身边走过，望着你们那一张张无忧无虑、神采飞扬的脸庞，他的双眼湿润了：发狂的政治风暴，卷着无情的飞沙走石，终于过去了，不再袭击和冲打你们发育健全的青春肌体；大规模的防不胜防的明枪暗箭，也不再穿射你们稚嫩的心灵；那使人喘不过气来的禁锢之索，终于被砍断了，再也不能勒住你们充满活力的思想……

而当年正处在青春妙龄时的徐文博是怎样的呢？

1966年下半年，中国的一个危险转折点！

徐文博对“轰轰烈烈”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分不满，对林彪、江青、张春桥等人的倒行逆施十分不满，对打倒刘少奇同志十分不满。他以不寻常的清醒、胆识与正直，坦诚而深情地说：“刘少奇对知识分子还是不错的嘛……”

结果，他被告发了，横祸由此而降！

“中央首长”张春桥咬牙切齿，亲自给徐文博定了“案”，并下达命令：把复旦大学外语系学生徐文博这个“反革命分子”揪出来！

这是1968年。他才23岁，正是才思奔涌、奋发有为的黄金年龄！

此时，复旦外语系学生中岂止“揪出来”一个“反革命分子”？复旦大学的师生们都知道，外语系三年级“揪”出了一个包括徐文博在内的“四人反革命小集团”。

这个所谓“四人反革命小集团”全体成员的名字是：徐文博、杨雷生、关胜渝、顾志敏。

他们四人之中的杨雷生同志，仅仅是对林彪“语录不离手、万岁不离口”故作姿态的举动表示了怀疑以及对其后果的忧虑，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。就在驻复旦的“军训团”宣布他们为“四人反革命小集团”的那天晚上，杨雷生同学惨遭了一顿毒打！

第二天清晨，杨雷生同学打完早饭返回宿舍楼时，忽然甩掉身后的“监护人”，加速冲上楼去，二楼、三楼，未等“监护人”赶到，杨雷生同学已从三楼走廊一扇窗口纵身跳下楼，当场身亡！

年仅二十三岁的杨雷生同学，来自江苏农村。这个从小就失去父母的孤儿，由当工人的哥嫂辛辛苦苦供养上小学，读中学，进大学，正当他才华初露的时候，一瞬间就结束了他那无辜的年轻的生命的。

杨雷生同学跳楼身亡的惨景，本已令人目不忍视，可“军训团”的同志们派人摄下尸体现场，洗成大幅照片，作

为“阶级斗争的活教材”，“教育”复旦大学全体教授、讲师、助教、学生、干部们、工人们！

呵，一颗颗迷惘的心！

请看下面一幅完全真实的场面吧：

在杨雷生不幸死去后的一天下午，复旦大学大礼堂，台下黑压压地坐着师生员工们，会场上一派紧张、肃杀的“阶级斗争”气氛；台上呢，杨雷生、徐文博所在的外语系三年级全体同学——约六十人，不得不服从“命令”将向全校师生员工演出一场批斗“反革命分子”徐文博等四人（死去的杨雷生同学作“缺席”）的活剧！

一声令下，被剃成“阴阳头”的徐文博、关胜渝、顾志敏三同学被人押着走上了批斗台……“低头！”“跪下！”有人吼叫着，“打倒四人反革命小集团！”“反革命分子杨雷生畏罪自杀，死有余辜！”……战斗口号在台上台下此起彼伏。

徐文博、关胜渝、顾志敏三位同学，被迫低下了他们的“阴阳头”，低下了他们年轻的、高贵的头，低下了他们对伟大的人民共和国无限热爱，对未来充满美好理想的头。他们的心却没有屈服！

人民共和国曲折的历史啊，为了您的光彩和历史性的胜利，徐文博、杨雷生他们这样的大学生，问心无愧地作出了自己的牺牲，付出了他们惨重的代价。历史啊，请作证，请永远载入你的史册吧。

不久，徐文博、关胜渝、顾志敏三同学进了“劳改队”的“牛棚”，由专人“看管”。早就对徐文博等人抱有深切

同情之心的周荣鑫同学，自告奋勇地当上了一名“看管”人。

徐文博的“案子”株连了家庭。他的父母都是上海某毛纺厂工人。其父徐志超，十几岁就到上海当学徒。由于思想进步，工作积极，技术娴熟，他成了1958年上海市那批从工人中直接提升的“工人工程师”中的一个。徐文博还有两个聪颖的弟弟，一个美丽的妹妹。多么幸福美满的工人家庭啊！

由于“反革命分子”的儿子，徐文博的父亲、母亲受到特别严格的“审查”！祸及了双亲，又祸及了弟妹……残酷的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呵！残酷的文化大革命！

1968年冬天，1963年入校的同学就要毕业离校了，他们将先分赴农场“劳动锻炼”两年，然后再分配工作。

“反革命分子”徐文博也要随同学们一起先去“劳动改造”两年，然后听候安排。临行前，“军训团”和“工宣队”宣布：“反革命分子徐文博、关胜渝、顾志敏是敌我矛盾，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。”不这样处理，社会上哪个单位敢收“反革命”大学生呢？

再见了“牛棚”！再见了黄浦江！再见了复旦校园！1968年冬夜的上海外滩，凛冽的寒风吹落了年仅23岁的“反革命”徐文博大滴大滴悲苦的泪珠……

苦水中萌生的爱情

当她21岁的杜淑兰，第一眼瞥见他——徐文博，是1971年夏秋之交，在四川某县农场劳动的时候。

他打哪儿来？她不知道。只见他被人“监督劳动”，终日沉默不语，埋头苦干，或下大田劳动，或拉着板车上山拉石头。

“他30多岁了吧？”她远远地望着他。实际呢，他才26岁。人生的不幸，精神上、肉体上的巨大摧残，使他明显地过早衰老了。

在城西湖农场，“反革命”的他，上一趟街，也必须有人“监护”，以防不测。

在城西湖农场，全国性的一次大规模的“深入清理阶级队伍”的黑浪，又一次猛地烈冲击着徐文博，他痛苦到了极点：“今后一生就这样被‘批判’、‘斗争’个没完没了么？”

两年的城西湖农场的“劳动改造”终于结束了！但“再分配”将要使他和共同生活了整整七个春秋的同学们，长久甚至永久地分别了。今后他又将遭到什么样的不幸呢？他惶恐，惆怅。此刻，他觉得自己好似一只即将离群的、满身伤痕的孤雁，对未来的岁月，他有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怕。长期的打击和折磨，使他总感到自己未来的人生之路凶多吉少。

好心的同学们，十分理解并关切他此刻孤苦愁闷的心情。徐文博永远忘不了，在分配前的一天深夜，老同学周荣鑫对他深切的叮嘱：“我们就要分别了，前面的路还很长。你不要悲观，只要青山在……多保重吧！”

城西湖冬夜，西北风呼啸着，老同学的临别赠言，象一盆熊熊燃烧的炭火，烘暖着徐文博瑟瑟发抖的心。此时此刻的他没有笑容、没有情人、没有吉它、没有约会，更没有纵

情施展自己全部才华的机会！他只有悲苦、悲苦、无尽的悲苦……

多亏了“作人民内部矛盾”的“宽大处理”，1970年冬，徐文博被分配到四川某县的一个大山沟里教中学，这对命运多舛的他来说，实在是几分幸运！

真的，他已感到十分满足、十分幸福了。

能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奉献给农民后代，这正是报国报民养育之恩的用武之时呵！

站在深山土垒的讲台上，徐文博想得很多，他想起了俄国大诗人涅克拉索夫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说过的那段名言：“谁为时代的伟大目标服务，并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为人类兄弟而进行的斗争，谁才是不朽的。”“不朽”这两个字，徐文博十八辈子也不敢想，但是，能把自己的一生，问心无愧地贡献给为实现时代的伟大目标所要求的工作，确是他人生理想的核心。他愿意为他从小学就知道的“共产主义”这一崇高而神圣的理想所要求的来进行自己创造性的劳动，尽管六、七年来他遭到如此苦不堪言的打击和挫折。他努力 working，与无数同龄人一样，继续着他那深沉的思考……

然而，好景不长。一天，县教育局的某领导翻阅教师档案时，徐文博的“档案”内容吓得他目瞪口呆，“哎呀，这种言论如此‘恶毒’，胆敢美化刘少奇的‘反革命’大学生，怎么分配到咱们县里来了？这样的反革命，怎能培养出‘三忠于’‘四无限’的共产主义接班人？立场、感情、责任，妈呀……”

快调离，搞下去“监督劳动”。就这样，徐文博被迫结